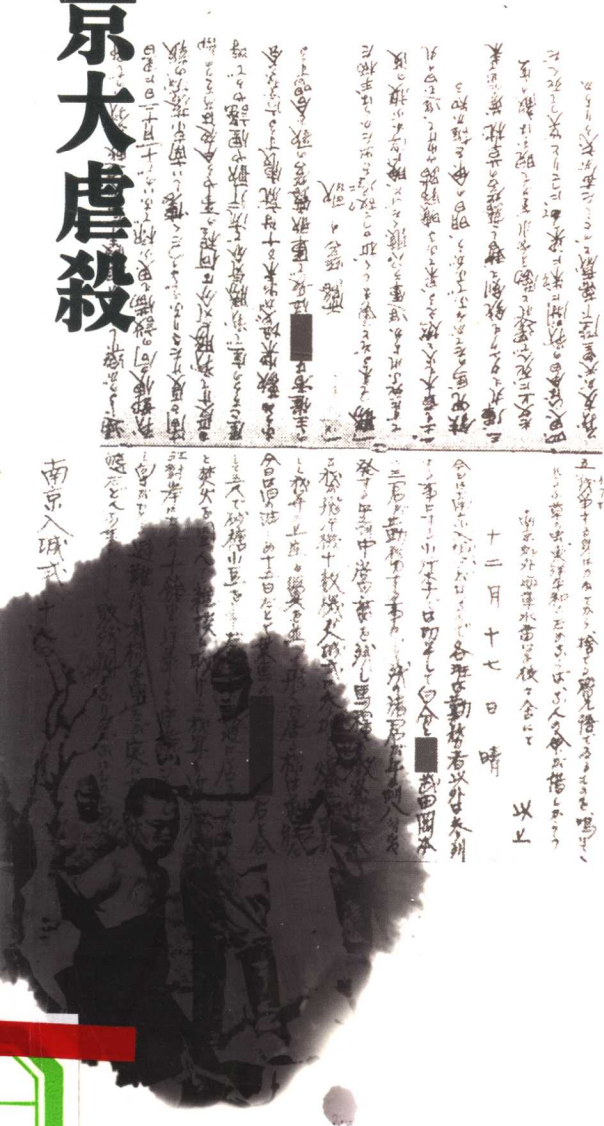


「日」小野賢二 藤原彰 本多胜一／编

南京大屠杀

日军士兵战场日记

南京大虐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南京大屠杀

——日军士兵战场日记

〔日〕小野贤二

藤原 彰 编

本多胜一

李一杰 吴绍沅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南京大屠杀：日军士兵战场日记/[日]小野贤二，
[日]藤原彰，[日]本多胜一编；李一杰，吴绍沅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80230-849-7

I. 南... II. ①小... ②藤... ③本... ④李... ⑤吴...
III. 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4933 号

南京大屠杀

——日军士兵战场日记

编 者/[日]小野贤二 藤原彰 本多胜一
译 者/李一杰 吴绍沅

出 版 人/谢寿光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100005 网址/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编译中心 (010) 85117871
电子信箱/bianyibu@ssap.cn
项目经理/许春山
责任编辑/晓 崔
责任校对/韩 旭
责任印制/盖永东

总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北京金若龙文化公司
印 刷/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10 字数/235 千字
版 次/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30-849-7/K·105
著作权合同/图字 01-2007-4103 号
登 记 号
定 价/2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者序

李一杰 吴绍沅

在以沉痛的心情悼念 70 年前南京大屠杀 30 万遇难同胞时，出版这本书的中译本，意义有三：

其一，通过本书序文、解说及后记，读者会又一次真切地了解到震惊中外、法理不容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在日本一直存在着的激烈论争。尽管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早已根据多方证据及幸存者证言，确认了这一事实，并判处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绞刑，但松井的灵位却入祀日本靖国神社，并迄今仍受到日本多位内阁大臣甚至首相的参拜。日本右翼分子更是不遗余力在报纸杂志甚至电车广告上大肆鼓吹“当事者证言是战胜国单方面捏造”（虚构说），“是幻觉”（幻觉说），“屠杀是由于俘虏暴动逃跑才开枪”（自卫开枪说），“只有少数数千人”（微不足道说）等等，其目的非常清楚，即为侵略战争翻案，妄图东山再起。而日本正直的历史学家如洞富雄教授、藤原彰教授，正直的记者如本多胜一先生以及学术组织“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则针对当事者和幸存者做了大量取证工作，出版了一系列著作，给上述否定派的奇谈怪论以有力驳斥。本书在日本出版后对否定派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反对派一时间沉默了。而在本书出版后一个多月，东京地方法院却将出版和编辑了第十六师团士兵战场日记的东史郎、下里正树和青木书店判为有罪，更反映了否定派之气急败坏，妄图以此扼杀有关资料出版，阻碍日本人民对历史

真相的了解（此诉讼系否定派煽动当事人所为）。而政府法制部门的介入，既说明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质及激烈程度，也反映了右翼势力的日益猖獗，我们不能不对此密切关注。

其二，本书之所以在这场斗争中影响如此巨大，就因为它出自当时、当地、当事者的第一手资料，且来自加害者一方。由于当时日军控制极严，从日常检查到返国时的行李检查都非常严格，因此资料很难通过。从本书可见，在山田支队执行屠杀任务的12月16日至18日甚至更迟一段时间，常有被抹消、毁损，甚至连续数日缺少记录的情况（如第9节〔新妻富雄〕阵中日记12月16日至20日缺），还有透过抹痕解读的，或者是写在纸条上夹在日记本里的（如第10节大寺隆阵中日记）。因而关于大屠杀的直接记载，多只有两三句话，但这简短的两三句话，却是原原本本，清清楚楚，互为印证，真可谓字字千斤，铁证如山！从当年的小心记载、避过检查，到如今历经半个世纪的保存，有的日记作者已高龄故去，这样的资料确实是真正的史料，是非常珍贵的；也是日本右翼势力非常害怕、无法反驳的！为了伸张正义、防止侵略战争悲剧重演，日记持有者毅然支持公开发表，即使明知这样做要冒身家性命的危险（因此本书19位作者中有17位不得不隐讳真名）。由于本书是参与者当时逐日所记，因此原原本本、明明白白地记载了诸如山田支队执行的集体屠杀人数、地点、时间，尸体处理时间、方法，屠杀是出自“军的命令”；证实了当时日军进展迅速，基本上没有后勤保障，几乎全靠掠夺（书中称为“征集”）来供应人吃和马粮；这场侵略战争系出自日本天皇的敕谕，要议院通过战争的追加预算；为了迅速扩大兵源，动员令已下到了30岁以上的后备兵（山田支队即主要由后备兵组成，详见藤原彰教授的解说）。这些第一手的记载，勾画出了当年侵华日军方方面面的真相，对肩负维护21世纪中日和平友好重任的我国人民，是不可不了解的珍贵资料。

其三，日军侵华战争发生在70年前，生于50年代以后的人们对此没有直接的感性认识。科学技术在进步，未来的战争形式与70年前相比当然大不相同，但是侵略战争的本质、亡国奴的悲惨、国力低弱文化低下的国民之屈辱痛苦、命如草芥，是不会有什麼大的两样的。今天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这些侵略者笔下真实的记载，体会一下侵略者的心态，体会一下侵略战争的本质，好好思考作为21世纪中国的主人，当如何发奋图强，强国富民，才能保证中国再不受人欺侮，才能保障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不受干扰地得到成功。

本书编者之一藤原彰教授，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访华团团长。1948年藤原彰教授访问南京后，利用日军上层文件、战斗详报、当事者战场日记、记者现场报导等资料，整理出版了《南京大屠杀》一书，对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原因、责任及日军本质作了深刻分析。藤原彰教授还编有《新版南京大屠杀》、《访南京大屠杀现场》、《南京事件回顾》、《南京大屠杀事件研究》等论著。其中《访南京大屠杀现场》一书系“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第二次访问南京后所编著，包括日本许多知名学者如吉田裕、笠原十九司、井上久士、高崎隆治等人的文章。本书另一位编者本多胜一是日本知名记者。本多先生任职于《朝日新闻》以来，即以其正义的立场、科学的观察、客观的报导，在边缘民族研究、越南战争、美国黑人社会等诸多领域斐声国内外，多次获国内外记者奖，而又拒受右翼杂志《文艺春秋》授予的“菊池宽”奖，其铮铮傲骨，令人钦佩。^①本多是第一个站出来，全面采访日军侵华罪行的记者，早在1971年即以《中国之旅》为名在《朝日新闻》连载并出版单行本。再次访华后所著《通往南京之路》一书系作者沿当年日军进攻南京的路线，于相同季节时间，采访幸存者及旧

① 以上资料引自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外名记者丛书·本多胜一》一书。

址，并用日本方面史料对中国幸存者证言加以证实而写成，公正、科学地说明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本多先生的另一本书《在中国的日本军》影响也很大。本多参与创建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先后去南京采访3次。该会出版了10部有关著作。另一位编者小野贤二先生，参加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访华团，致力于收集日本老兵的战场日记。作为一个普通职工，小野贤二先生在工作三班倒的间隙，辛勤努力，为抢救珍贵史料作了很大贡献，从本书后记中可窥见本书日记收集之不易。本书序言及后记中提及的洞富雄教授，是日本最早提及和研究南京大屠杀的知名学者。洞富雄教授于1967年出版的《近代史之谜》首次提起南京事件。1975年又出版《幻觉化活动批判·南京大屠杀》，1982年再版改名为《定版·南京大屠杀》，并编有《日中战争史料·南京事件I、II》资料集及《南京大屠杀的证明》史料，文献详尽，重点驳斥“虚构说”及“微不足道说”。

本书是南京大屠杀的铁证，但只反映了其中一小部分，这是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必须了然的一点。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集》显示，侵华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后，进行了6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其中零散屠杀的尸体经慈善团体收埋有据可查者达15万余人，遭日军有组织地集体射杀、焚尸或投尸长江灭迹者19万余人，集体屠杀地点达48处之多（见附图1，引自《南京大屠杀图证》）。本书作者所属之山田支队，仅为当时侵占南京的日军各部队之一，执行集体屠杀的场所仅为48处中之两处。当时侵占南京的日军各部队受命执行在短期内屠杀大量被俘中国军民，尸体处理很困难，已使沟壑为满，甚至汽车入城门竟需在尸堆上碾过。山田支队由于处在长江边，便于将尸体推入长江，由江水带走，因此其一次屠杀的规模较大，第一天（12月16日）屠杀了所收

管俘虏的 1/3，第二天即分在两处屠杀了 1 万余人，当时认为是规模最大的现场（见附图 2，引自《南京大屠杀图证》）。实际上还有比这规模更大的屠杀，谷寿夫（已于南京审判中由我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第六师团 12 月 13 日晨在燕子矶江边用数十挺机场疯狂扫射逃到江边想去江北避难的 10 余万难民和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有 5 万多人被害，大量尸体漂浮江面。本书第 14 节〔大内利巳〕阵中日记也记述了作者因住院，康复后于 12 月 26 日归队到南京，还看到扬子江边枪杀败兵处尸体堆积如山的情景，反映了别的部队执行的另外一次集体屠杀，因为这时山田支队已移防滁县。所以本书只是南京大屠杀一部分的铁证，而不是包含全部数据的资料。

本书也记载了由于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日军伤亡很大。在两个多月中，第十三师团战死 2500 人，山田支队战死 679 人，不得不急速补充 4 次。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还一再修改兵役法以扩大兵源。本书还真切地记述了那些被拉上战场的士兵思家念子之情以及匆匆碰面时互祝健在的心情，他们对被害者从同情的良知到平静地杀人而不犹豫，处处说明了侵略战争把善良的人变成凶手之可怕可憎，侵略战争实在是一把双刃剑，对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人民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厌恶战争、企求和平幸福生活是人类的共性，表达了这一思想的本书从而又是极为优秀且非常真实的战场文学。但愿日中永不再战，但愿世界永远和平，我想，这也是提供这些战场日记的日本老兵或遗属的共同心愿，是本书编者和日本大多数人民的心愿。谨以此译本献祭于 70 年前惨死屠刀下的南京 30 万亡灵，并作为对东史郎先生、下里正树先生及青木书店的声援。

正因为有本书编者、提供这些战地日记的日本老兵或其遗属，以及更多类似珍贵史料的发掘者、研究者，我们清楚地理

解了日本广大人民和正直的专家学者是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的，也让我们对真正实现中日友好、永不再战，共同构建和谐共处、共同繁荣的人类社会充满信心。这也是本书在 70 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出版的意义所在。

2007 年 5 月于北京

译者凡例

1. 本凡例阐明译成中文时遵循的规则。
2. 原书之序、解说、后记、凡例均全文翻译。
3. 原书之注解，只选译与中文版内容有关的条目，凡译成中文后已可为读者理解者则省略。
4. 因山田支队在1月份前已移防他处，故本书中19份资料均只收译至12月底。其中第1节〔斋藤次郎〕阵中日记中译文从9月开始，第11节〔远藤高明〕从10月开始，其他17份均从11月开始。
5. 为便于读者理解，必要时作〔译者注〕，以方括弧加注于该页底边，主要是日制度量单位名称、日本民间习俗等。
6. 中、日语言习惯不同，为便于阅读，中译本补充了标点符号。
7. 为尽量保持日记原貌，日记中所用简称或代号、符号均按原样。可据原书所加*号由注解查明。
8. 中译本加入译者序，为中文读者介绍本书背景情况及中译本宗旨。
9. 本书为战地日记，语句大多极为简练。且各人文化水平、文字风格、当时忙闲情况均不相同，因此偶有词不达意或词意难明甚至颠三倒四之处。原书编者曾以方括弧〔〕旁注添字或改字以便理解，译者则只于不得已时略增若干添改，也使用方括弧。某些名称如“支那”、“扬子江”为当时日军所习用，亦

按原书。正由于日记原作是不加修饰地对周围事态、个人感受的如实记录，作为史料，弥足珍贵，因此中译本以保持原作风貌为主要宗旨。

序

本多胜一

初识小野贤二氏，是7年前（1989年12月）我在历史学家洞富雄先生府上拜访时。最早注目于南京大屠杀并独自进行研究的洞先生，为中日近现代史研究者和新闻工作者组织的“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代表，我也有缘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并承蒙介绍认识了小野氏。在此之前小野氏已开始在福岛县当地收集发掘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日本士兵的战地日记。

我就这样认识了小野贤二氏，看到他辛苦发掘的几份阵中日记，我认为他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工作。在日本现代史中，围绕国际重大事件，发掘出如此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史料）的例子恐怕是稀有的。而且这些成果并不是出自于专家学者或新闻工作者之手，而是一位公司职工（他自称是工人）多年来利用休息日去调查而取得的。这种划时代的工作，由所谓外行来完成的例子还是常有的，如日本旧石器的最初发现、恐龙化石的发现等。然而在这项工作中，小野氏却完全没有偶然的因素，他全凭着专注的热情和努力进行周密的调查而取得成果，这不能不说是惊人的成就。

南京大屠杀事件是在日本战败后才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公布于一般日本人面前的。东京审判是根据包括中国的幸存者出庭作证而定罪的，而且也有记录在案，可是有一种批评认为：这只是“战胜国的单方面审判”，而且证言也太简略。看来要叫日本人如实地认识这一重大事件的全貌，目前的

证据远远不够。但如前所述，洞先生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根据国内外的资料不断进行研究，编辑出版了东京审判的记录（青木书店《南京大屠杀事件资料集》）。

洞先生的研究主要以文献资料为依据。而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我，则着重于现场调查。《中国之旅》一书中收录了我1971年的采访资料，《通往南京之路》一书中又收录了1983年的采访资料，这些资料分别发表于《朝日新闻》和《朝日杂志》。在第二年（1984年）我还参加了以藤原彰为团长的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组织的现场调查团。

虽说以听录中国人受害者口述为主的现场调查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并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总想把这一屠杀事件说成是“子虚乌有”而加以全盘否定的势力却说这些成果是“中国单方面的创作”而一直在设法加以掩盖。特别是文艺春秋株式会社，利用其杂志和专刊长年累月地支援否定派。对于利用报纸、电车招贴画、巨幅活字广告来不断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文艺春秋的攻击，即便不是右翼的人也有不少感到真伪难辨，不知所从。

反击全盘否定派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找到参与当时屠杀事件的日本士兵或发掘出战地日记之类的第一手资料，有了日本方面的人证和物证，否定派就无计可施了。从事这项工作的，有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新闻工作者和有志于和平运动的人，并且在京都周围取得了巨大成果^①。对南京大屠杀范围广泛、大小无数现场之中被认为最大的事件进行彻底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取证工作的，就是福岛县磐城市的小野贤二氏。

以《文艺春秋》杂志为主要舞台的否定派就这样完全败北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论争”有了定论。小野氏的这项工作，

① 京都附近的有关文献：井口和起、木坂顺一郎、下里正树编《京都师团关于南京事件资料集》（青木书店，1989年出版）；下里正树《被隐瞒的联队史》（致力于和平的京都战争展实行委员会，1987年出版）等等。

经将近四年的调查之后，以《死亡数竟达 14777 人——南京大屠杀在扬子江岸边规模最大的事件》为题在 1990 年 9 月 19 日的《朝日新闻》晚刊作了介绍。其后更详细的叙述收录于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编，晚声社 1992 年出版）。这一“被认为最大的现场”可概述如下：

“收容在南京市北郊外幕府山的 15000 多名中国俘虏，在 12 月 16 日、17 日分两次，被屠杀于扬子江之滨两处，很有可能至少分 3 批枪杀的，即 16 日在中国海军的鱼雷营，17 日除鱼雷营外还有其下游二三公里处之大湾子附近，后一处被杀者最多。用机枪反复一齐扫射后，再浇上石油焚烧。将尸体扔到扬子江里冲走，18 日、19 日用了两天工夫。”

收录在本书里的战场日记，就有参与这个惨剧的日本士兵当日的屠杀记录。大部分日记是小野氏发掘出来的，但也包括日本士兵遗属看到上述《朝日新闻》发表的文章后，说“我家也有”而提供给我的战地日记。至于小野氏在收集这些材料时付出的辛苦，每一篇都有趣闻，可是作为资料集的本书，只好割爱了。期待有机会于适当的时间将它们发表。

本书出版的目的之一，是希望看了本书的原日本士兵家属能进一步提供有关的战场日记，并出现更多有志于搜集战场日记工作的人士。当然，倘有健在的有关日本老兵（可用匿名）本人能够提供口述的话，作为现代史的证词，那将是极为宝贵的。

1996 年 1 月 21 日于山形市

解 说

藤原彰

一 第十三师团和山田支队

此处收集的是属于在占领南京后杀戮了大量战俘的十三师团山田支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们的日记。1937年12月11日迫近南京的上海派遣军命令第十三师团组建了一个支队，其任务是阻断从南京往东撤离的中国军队的退路。这就是山田支队。其组成是以步兵一〇三旅团长山田栴二少将为首，以步兵三大队及山炮兵一大队为基干，步兵是在会津若松编成的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炮兵是在越后高田编成的山炮兵十九联队的第三大队。这里收集的日记均来自属于这两个部队的军官和士兵。

第十三师团是在日中战争全面扩大的情况下，根据1937年9月9日下达的动员令新组编的特设师团。所谓特设师团是区别于作为常备兵的常设师团而言的。动员常设师团时，除正在服役的现役兵外，再加上召集的预备役兵，以补足战时定员，从平时编制转变为约为两倍兵力的战时编制。特设师团是在常设师团的动员计划外，以召集来的后备役为主体，计划组成新的师团（关于兵役后面再述）。也就是说特设师团大致相当于日俄战争所称的后备师团，其兵士的大部分是现役期满后5~15年的30来岁的后备兵。之所以不得不动员这样的特设师团，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抵抗很激烈，日军在上海被迫进行了意想不到的

苦战。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为转机，日本政府和军部决心发动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他们甚为乐观，以为很简单就能征服中国。但是战况并未能如想像那样进展，因此不得不接连不断地向前线输送增援部队。由于还要准备对苏战争，常设师团要尽量避免动用，所以在第二师团先期开赴满洲后，以该师团的留守部队作为母体动员组建了特设的第十三师团。

“第十三师团”这个名称早在1905年3月日俄战争时就成立了，当时司令部设在高田，在1925年的所谓宇垣裁军中这个师团名字曾被废止，而今又复活了。在那次裁军中被废止的还有驻在若松的步兵第二师团属下的第六十五联队和在高田驻扎的十三师团野战炮兵第十九联队，并分别由驻在仙台的步兵第二十九联队调防若松，由驻仙台的独立山炮第一联队调防到高田。这次组建特设师团，以二十九联队留守队编成的新的步兵联队，重新使用了原先在若松的六十五联队的名称；以独立山炮兵第一联队留守队组建的山炮兵联队，复活了已废止的在高田的野炮兵十九联队的番号，成为山炮兵十九联队。

第十三师团9月11日接到命令派往上海。动员编成后用火车运到关西，9月27日起由神户、大阪乘运输船，在海军护卫下开往上海，10月1日起在吴淞与上海之间登陆，编入上海派遣军属下。

此时上海派遣军正在苦战中。随着华北战火的扩大，1937年8月在上海中国军队同海军陆战队发生冲突，近卫文麿内阁便决定向上海派遣陆军。8月15日日本发表了所谓“惩罚暴力的支那军”，宣布全面战争开始的政府声明，代替了宣战布告，并由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编成上海派遣军，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开赴前线。而上海附近的中国军队抗战情绪高涨，据守阵地，顽强战斗，将日军阻滞在上海北部一个角落不能前进。日军由于伤亡不断，炮弹也不足，而陷入苦战，海军和天皇对此状况甚表忧虑，要求增派陆军兵力。陆军中央不顾石原